

來不及戒酒的 富家子

文 / 王佳琦 臺北慈濟醫院社工師 攝影 / 吳裕智

還記得那是個春日早晨，護理人員照會我到病房時，真不敢相信……眼前這位因肝硬化合併腹水入院，兩天後引發中風的病人老游，已經無法言語；身上插著鼻胃管和尿管，仰賴著尿布且需靠人翻身，如此地狼狽不堪。畢竟，當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印象是意氣風發、自信洋溢，沒有一般遊民的失意落魄，跟一、兩年後的現在截然不同。

硬頸遊民自請補助 身後無法大捨的窘境

時間回到前一年的十一月，入病房前我先翻著病歷：五十六歲，男性，長期酗酒，肝硬化合併腹水、腸胃道出血等病史，心裡大概有底。看著身材高壯、眼神深邃的老游，先是詢問我一些社會福利問題，包含辦理身障手冊、重大傷病等福利身分，聽得出來，他事先已經做了些功課，大多數的補助項目他已逐一申請。在會談之中，我細細聽著他的家庭狀況：早年未照顧家人，離婚後獨自一人；曾經



在市場做買賣，但生意不好之後已無家可歸，只能流連公園，期間也住過幾處社會局遊民收容中心。老游先是緩緩嘆了口氣，接著問我大體捐贈的條件，因為他很清楚如果人生走到那一步，恐怕也是不會有人幫忙的窘境。我很明白地告訴他，不管是器官捐贈還是大體捐贈，都需要有家屬的同意。老游沒多說什麼，這是法律的規定，他也沒打算跟我囉嗦或爭執什麼。

找不到親友探病 安置護理之家

不到半年，我們又見面了，只是這次再也無法意氣風發；因為他呈現意識不清的狀態，院方需要聯繫家屬，

與醫護團隊確認後續治療與照顧計畫。在資料全無的情況下，我只好翻開他的隨身物品，一股久未盥洗夾雜酒氣的味道首先撲鼻而來。隨身的小冊子裡記載他打零工的工頭電話、一串研究樂透和六合彩的數字亂碼，也看到公所、社福中心社工的電話號碼等。我試著撥打了幾通，一聽到是醫院打來的，對方大多不願告知身分，只想問問他的病情而已，也推說跟他不熟，沒時間來醫院探視。遇到瓶頸時，想到老游說過他有一個非婚生子；小冊子裡的號碼我一筆一筆嘗試著，終於聯絡上兒子，一句句苦苦相勸來院探視，可能對方承載太多的情緒，無法立刻答應我。除此之外，我在老游的包包裡找到一疊照片，還有他和親人之間控告財產的存證信函，

原來上一代留下的房產卻成了彼此感情惡化的導火線。因為他具有身障和低收入戶身分，總算委由社會局安置到一處護理之家。

失去不被急救的權利 先甘後苦自毀人生

出院沒多久，兩個月後，老游又因腹水入院。這次他漸漸恢復意識，護理人員再次請我幫忙，是因為他不配合醫療。他躺在病床上，雙手雙腳無力，口齒也不清晰，卻仍然激動萬分、氣喘吁吁地說：「我一定要離開護理之家，不幫忙，就要咬舌！」我試著去理解他那渴望親友、愛好自由，卻又由不得自己的悔恨。

眼見病情不樂觀，醫師發了病危通知，並向老游確認是否決定不施行心



醫院社工常有機會協助街友、遊民的就醫與經濟問題，每每從與個案的互動中會得知其生命故事。圖為二〇一五年六月北區慈濟人醫會與人安基金會合作，於桃園中壢地區為遊民朋友義診。攝影／丘亭

肺復甦術的意願，他很快就搖了搖頭，原來他想回到老家。老游先是表明很感謝我的幫忙，找到這些照顧的資源，可是他還希望我幫忙看看他的存款，他要回去擁有年少回憶的那個市場、要去找他的朋友，還有很多想做的事……每隔兩三天我就會告訴他尋找親人和朋友的進度，但結果都不如預期，一個也找不到，沒有人願意回應我；漸漸地，他不再這麼生氣。有天他請護士找我來病房，簽下不急救同意書，他不想這麼痛苦了。但這樣的同意書仍然無法成立，因為沒有親友願意當他的見證人。

過了一段時間後，老游的非婚生兒子瞞著母親來醫院找我，說到那些年、因為這個不負責任的父親，讓母親一個人承擔未婚生子的責任，獨自撫養他長大。現在的他，大學心理系畢業後，反而因為這樣不堪的過去決定從事助人工作，說是助人、也許更多是自助，發揮自己的正向能量。我拿出他父親的物品，企圖讓他顧念一些父子之情，原來老游隨身那疊照片，其中一張花樣年華的女人正是他的母親。兒子告訴我，他父親一直想辦法要找到他，三年前他們輾轉相認並見面，老游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我的人生像酒，好喝的已經喝完，現在只剩下苦的……」只是，這苦酒滿杯的後半段人生，豈是你和我能夠承擔的？這是他與兒子的第二次見面，卻也是最後一次。

低收戶原來是富家子 放下酒瓶絕對來得及

老游後來因為肺積水被送進加護病房，沒有家屬，可以預想的是後事絕對沒人可以辦理。某個星期六早上，在我打了無數通電話之後，終於有一對自稱「朋友」的母女來院探視。她們對醫護團隊的詢問均充滿防衛的態度，在社工說明病人目前急需親友協助之處，終於願意當見證人、幫他簽下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同意書。

很快地，老游離開了，但大體停在助念堂許久，我試著連絡那對母女，原來那是他的嫂嫂和姪女，願意用最簡單的方式幫他處理後事。這才知道，其實老游的家族顯赫，但他年少愛喝酒、對家人不負責任。辦完後事，還有一位堂姊來電，說老游是家裡老么、聰明絕頂，但不務正業，總是要些小聰明；他的母親前些年往生，風光下葬，但沒人想通知老游，就怕這不成材的兒子又纏上其他家人。我終於理解在電話裡，那些人的防衛，都是其來有自。

對於長期酗酒患者，究竟是歸咎於家庭因素讓他選擇醉生夢死，活在酒瓶裡找尋生命的意義；抑或是先自暴自棄，家人再放棄他，背後的生命故事不得而知。戒酒也許不簡單，但只要我們願意開始、把握當下，絕對來得及。🍷